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八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六年春正月寔來

程頤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實不稱州州亡其國矣

程氏學曰五年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之寔者蓋州名也如曹之時未失國則以諸侯之尊而不名至春而來不復其國矣則是匹夫也故名之春秋之義正名而已名正而天下治矣謝湜曰寔州公名州公之畏禍及身也自州適曹自曹適魯遂無返國之心左氏謂不復其國是也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州公之如曹也待以諸侯而不名

者以其未失國也其適魯也待以匹夫而名之者以其不復其國也春秋以義正名義絶於民者非其民義絶於國者非其國民非其民國非其國則君道絶矣州公之適魯是也故春秋以匹夫名之而已以其不成朝故不書朝以其失國故不書國

胡安國曰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

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待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周道衰微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廹於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譚子在莒弦子在黄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

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實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於成

程頤曰謀齊難也

謝湜曰左氏謂紀來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閲

程頤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謝湜曰合國之車徒而閱之大閱之禮也兵凶器戰危事無故習之則民有恐心率民從事兵革則民有鬬心故大閱行於冬狩之時民不以兵革為事而兵革之事習於田獵之間内足以安固國家而外足以待不虞之變與八月之閱異矣八月大閱譏其講武

於倉卒之間也書八月大閱而魯國兵不預習武不素治其失見矣書日志其謹也知謹其日而不知謹其時所謂棄其大而恤其小也大閱國事故不書公狩書公則以志其盤遊故也

胡安國曰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蓋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

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獵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蔡人殺陳佗

程頤曰佗殺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

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
賊者衆人之公也
謝湜曰陳桓公之卒也佗殺太子免自立內無君道
可以主國以至淫獵於蔡蔡人誘而殺之然則佗立
踰年不稱爵者以其為匹夫行以匹夫待之而已凡
逆賊無內外無貴賤人人皆得殺之然則蔡殺佗稱
人者以其身有大罪未治以逆賊待之而已春秋他
國禍亂不備書一事本末不備書書者皆以決危疑

正得失立一王大義以為天下法故蔡殺佗書佗殺

太子免不書

胡安國曰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其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

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簒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動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朱熹曰春秋蔡人殺陳陀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又曰陳佗

文公之子桓公之弟公疾病殺其太子免而代之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墓門之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以至此也

又曰初不曾見有陳陀蹤跡

九月丁卯子同生

程頤曰冡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程氏學曰傳曰立子以嫡者三代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生之禮故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由此道也周室衰微禮制大壊名分不明而民志不定是以惟私愛之徇下有長亂之階其禍非一日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國家之大本而防後世之僭亂也子同者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然則配嫡奪正之事何縁而生春秋之時魯有桓公之禍王室有子朝之難諸侯之國如此不可勝紀茍知聖人之志大法一定豈至是乎春秋大居正所以爲萬世法可不戒哉

楊時語録九月丁夘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别嫌明微也

謝湜曰世子國之根本也繼世以嫡立嫡以長天下之大義也古者世子始生接以太牢負以士見之名之其禮皆與衆子不同所以尊之也尊世子所以明其分也世子之分明而君位定矣古者嫡庶異體長幼異等卧赤子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世子之位定於始生之時也子同桓之嫡長子也書子同生所以正其位也於子同始生書之而世子之位定矣春秋之亂嫡長之分不明東宫之位不正或寵庶以陵

嫡或私幼以先長其立之也或臨老或臨病或臨薨皆非安國家之道也是以魯有公子慶父之亂宋有公子馮之亂衛有公子州吁之亂周有王子朝之亂方是時嫡長子生而知以世子生之禮尊之者子同一人而已故春秋謹書其生所以窒亂源而固國本也

胡安國曰適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

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朱熹曰按二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公與夫人如齊齊侯通焉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矣以為齊侯之子者盖傷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失子之道而譏之爾

冬紀侯來朝

程頤曰紀侯懼齊來朝以求防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

不能保其國冝矣

李侗語錄謂紀侯來諮謀齊難志不在於朝桓故再朝無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說紀侯志不在於朝桓則非滕子之類也列國有急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之事傳皆有說胡氏因公穀作紀字春秋似此之類者多如齊子糾二傳只云納糾伊川乃以二傳為證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於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七年春二月已亥焚咸丘

程頤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謝湜曰咸丘田獵之地也焚火田也禽獸有須焚田萊而取之者故禮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焚咸丘則舉咸丘皆焚之譏盡物也古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示愛也舉咸丘焚之則失先王田獵之道矣

胡安國曰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程頤曰臣之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乎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

之來別立義也
程氏學曰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來朝而名之何也
中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凡外附庸例稱
名郳犁來介葛盧來是也穀鄧微弱之國自此蔑然
不見於經蓋從是失爵入楚爲附庸故於其來朝聖
人即以夷狄附庸之例名之
謝湜曰春秋介葛盧來書名郳黎來來朝書名外之
也穀伯鄧侯中國諸侯也以中國諸侯而臣屬於楚

故其來朝也書法特與郳黎來及介葛盧俱稱書名之於中國也絕之於中國責其背夏而之夷也背夏之夷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理亂矣故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左氏謂蔡侯鄭伯懼楚而會於鄧巳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為好然則穀鄧為楚附庸可知矣滕侯穀伯鄧侯臣屬於楚一也滕侯臣屬於楚其罪輕穀伯鄧侯臣屬於楚其罪重故一則降其爵以示在所貶一則名其人

以示在所絶

胡安國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

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

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

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

書名或稱人以深絶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

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爲禽獸也幾希

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

冬闕焉何也立天地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

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
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
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
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常弒其
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
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
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
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

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程頤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程氏學曰春秋祭祀常事不書周正月夏十一月也烝冬祭合禮而書者為五月夏復烝見黷也禮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宗廟重事祭祀有時乃慢

棄彝典黷烝於先君其罪著矣

謝湜曰周雖以建子為正然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其祭皆以孟月蓋天氣一變孝子感時念親祭禮由是興焉烝冬祭祭之盛者也烝為盛祭者秋則物始熟可嘗冬則品物可進者衆故也桓公正月烝五月又烝黷祀也正月烝矣五月而烝非脩時祭也蓋有求於廟而行之

胡安國曰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

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仲冬教大閲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程頤曰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謝湜曰王於諸侯或憂其背叛或畏其侵淩或告難或結好故下聘侯國其數如此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渠伯糾名家父不名者春秋或立法於初以起例或變例於終以示義故也

胡安國曰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

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程頤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謝湜曰桓公以子害父以臣害君逆神大矣逆之而欲其祐之烝禮雖盛神其饗之乎再書烝惡之也是故宗廟之祭行其事有禮明其事有義禮行義明然後祖考安祖考安然後子孫受福

胡安國曰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

一貶者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

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謝湜曰將卑師少故直書伐邾

冬十月雨雪

謝湜曰陽氣上升而薰烝則為雨陰氣慘烈則氣凍而為雪十月非極陰之時陰已勝陽故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程頤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度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又語録曰此祭公受命而卻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後書逆后使若以來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

程氏學曰王臣無外交祭公者王使逆后於紀因至魯而朝焉故聖人所書不與其朝而直曰來且以逆王后為遂事也

謝湜曰祭公天子三公祭公來以朝禮來也王使祭公逆后於紀祭公因至魯朝焉不書來朝不與其朝也遂繼事之辭也祭公之出專以王命逆后也既而以外交之禮朝魯而後行則是祭公之心以朝魯為重以逆后為輕以身事為重以君命為輕其不敬大矣春秋首書祭公之來而繼書逆后為遂事罪其不敬也故事君之道不以私心害公心不以家事先國事逆后不稱女者下闕文

胡安國曰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春秋集義卷八

春秋集義卷九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程頤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

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

義已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

能毋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程氏學曰季姜王后王后天下之母也所過諸侯之國宜如何而周衰諸侯不臣過魯而無臣子之禮但書紀季姜歸于京師爾書此而魯罪自顯也

謝湜曰王后天下之母也后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國其來也出國而迎其去也出國而送禮也周室衰微諸侯事主后無臣子之心而送迎之禮皆廢矣於后之過魯禮容不若王后之尊也乃紀之季姜歸於

京師而已春秋逆稱王后歸稱紀姜而魯國失事王后之道其惡顯矣王后與天王敵體必擇大國賢淑以為配詩曰大邦有子是也今也以小邦季女歸於京師以紀之微耦京師之大其逆也慢而不恭其歸也卑而不尊非所以配天子也

胡安國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内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

歸者而言則當槺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程頤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

程氏雜說曰元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來世子之非交譏之也

謝湜曰曹桓公於疾病之中使世子出朝於魯者將以求援於大國也世子君之貳國之本也自古姦人

窺伺之釁寡常起於國君危病之時曹伯知求援於外而不知慮患於内失之大也使世子出朝曹伯之失也從曹伯之命來朝世子之失也國無忠正大臣而君父失防微杜患之機世子失視膳守國之道春秋危之

胡安國曰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謂諸

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而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同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相朝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

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

謝湜曰桓之罪非特不敬王也敗人倫滅天理王道絶矣故桓不書王者十四年雖然王者奉天所為而違之人也王之道天之理也天理未嘗絶於人心則王道未嘗絶於天下故十年十八年復書王十年數之終也十八年桓之終年也二年書王所以存王法十年十八年書王所以明王道然則王道非絶也桓

自絶於王也故董子曰周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胡安國曰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縁簒弑者陳侯鮑在五

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

謝湜曰曹伯以有疾使其子出朝故世子冬來朝曹

伯春正月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

程氏雜説曰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罪衛侯之不信

也且是冬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我

直彼曲見衛之罪矣

謝湜曰桃丘之會衛侯違約更與齊鄭故公往弗遇諸侯相交以信為主内外相親相恤相救相助而疆境無一日之患者皆本於信而已交不以信而禍患不起者未之有也以千乘之君結隣國之好會有期矣而變生於心諸侯反覆未有甚於此者也諸侯反覆則禍害隨之矣交際之道其可不慮哉故春秋書弗遇以著衛侯之失信也

胡安國曰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於桃丘至

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於郎直書曰來盟於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

程頤曰來戰於郎三國為主

程氏學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春秋之中諸侯加兵於魯者不為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為文則彼曲我直義坦然左氏載其事

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反悖道縱欲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甚三國之惡也

謝湜曰侯尊伯卑魯以周班後鄭禮也三國以鄭忽私怨興兵衛侯背桃丘之期以與齊鄭彼曲我直可知也郎之戰我非有過也我非犯彼也我非與彼校也而三國以私怨來攻魯之交兵則有義矣春秋獨書三國來戰以明魯之直也明魯之直以罪三國之曲也國禍莫大於兵兵禍莫大於戰故春秋戰分主

客以正諸侯首禍之惡也鄭為兵主其次在下者孔
子復以周班正其失也三國用兵不義其罪已明故
不書侵伐
胡安國曰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
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
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
者矣未有背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
立天下大惡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於越以定

其位齊侯則繼會於稷以濟其姦曽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於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

程氏學曰十年冬十一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十一年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葢所盟者廼

齊侯衛侯鄭伯也書人者貶其爵也惡三國不道與兵復結怨固黨以為此盟前書來者此奪其爵與公會衛侯桃丘弗遇事義参見曲直尤明

謝湜曰三國十有二月來戰正月盟於惡曹然則盟者齊侯衛侯鄭伯也奪爵書人貶之也搆怨連禍兵之大戒其來也既以不義戰人之境矣其還也又以不義固黨為盟有連禍之心焉故春秋黜之

胡安國曰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

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胡安國曰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

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内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

程頤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程氏學曰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鄭莊公既葬而忽出奔逦名者絶也何則忽鄭之世嫡不能自固其位以致於出奔於詩其迹備見有女同車則刺無大國之助山有扶蘇則刺所美非美然籜兮則刺君弱臣強不唱而和狡童則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由忽不能自固進退之權在於祭仲故宋因而執之出忽而立突突曰歸者易辭也祭仲被執故突歸為無難忽出為已絶也

十五年復歸於鄭乃曰鄭世子忽何也曰於此尤足以見前之失國也世子者忽之舊也復歸而惟世子之號存則忽已亡其君位可知矣

楊時曰鄭人以忽為狂狡之童思大國之正已不以為君也故春秋書曰忽出奔於衛不書鄭伯不以為君與書鄭伯突出奔於蔡異矣

謝湜曰國有權臣則上下易分生殺廢置惟其所命故宋之改立鄭君也執鄭一祭仲而鄭國君位遷矣

春秋首書宋執祭仲而繼以突歸忽出以明鄭國進退之權皆出祭仲也突公子也不以國氏者責其非正也忽君也稱名不稱子以其絕於國人也鄭莊公之卒也忽以世子嗣位已五月矣政不足以結人心德不足以保君位美狂狡以為忠良矜小廉以失大援賢人棄外而國命擅於私門君道微弱而倡和行於叔伯由此命令皆出權臣而其勢與匹夫不異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也突有臣民歸從而忽無左右

之助矣由此突反歸國而忽反出奔於衛也然則突非正也非正而於入稱歸以咎忽之失人心也忽正也正而於出稱名以咎忽之失君位也其於突也去國以明非正稱歸以明得國其於忽也稱國以明正去爵以示絶而突之進不由正忽之喪失君道其惡顯矣歸内辭入外辭於歸而稱入於入而稱歸皆春秋變文以示義也祭仲單伯女叔皆命大夫故稱字公羊以為賢祭仲不稱名誤矣逐君而謂之知權非

訓也

胡安國曰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

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辭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則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

矣

又曰突不稱公子絶之也小白入於齊則曰齊小白突歸於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於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也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也一逆辭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内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

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辭也

又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攷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籜兮君弱臣强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録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茍無大援則

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壊諸侯之館垣郤逆女之公子於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强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挾忽出奔咸其自取焉耳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强於為善也

朱熹曰蘇轍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説亦是旣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

謝湜曰柔不氏未賜族

公會宋公於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於闞

謝湜曰夫鍾郕地闞魯地

胡安國曰臣與宋公盟於折君與宋公會於夫鍾於闞於虛於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是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

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

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謝湜曰左氏謂平杞莒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

謝湜曰左氏謂欲平宋鄭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謝湜曰陳侯陳厲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公會宋公於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

謝湜曰左氏謂宋未成故又會於虛會於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

謝湜曰左氏謂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程氏學曰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

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則聖人所以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郎及齊師戰於乾時之類是也

謝湜曰六與宋為盟欲以平鄭於宋也以宋公辭平由是會鄭伯盟武父與鄭師伐宋戰焉宋公辭平宋則有過矣二國忿宋入戰於宋是又師之暴者也宋之不服也諭以義示以禮懷以德需其不變然後以

王命誅其為亂者焉宋人莫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而戰之禍弭矣豈若二國為宋之禍哉故春秋上書伐宋以罪宋之辭平下書戰於宋以正二國之不道也來戰於郎彼來戰於吾境也戰於宋我往戰於彼國也郎戰由彼宋戰由我魯宋有不校之心故宋郎皆以獨戰為文凡内戰公敗則書戰不書敗以敗為耻也戰不書公諱之也敵敗則書敗不書戰以敗之為耻也敗則書公不諱也伐宋者公也戰則知其為

敗矣故諱不書公

胡安國曰既書伐宋又書戰於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深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於宋來戰者罪在彼戰於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於宋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謝湜曰公會紀侯鄭伯則紀為兵主可知也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則紀為戰主可知也戰不書地戰於紀也齊有滅紀之志久矣故四國以師犯紀紀恃魯鄭為援故會二國及四國戰於紀齊大紀小為紀侯者以事大之智事齊可也竭事大之智而不得免以王命諭齊而屈焉可也諭以王命

而不得免謹城池飾守備與民守之可也今乃恃魯鄭一日之助出與四國交兵失事大之道矣非所以保國也故紀之戰春秋以紀侯為戰主而罪之也兵以義勝兵出無義則雖大不足以勝小齊侯以威勢廹脅小國而不戒小之可虞故四國師衆敗績於紀三國先會後戰需齊之來故也戰重事故書日用兵有克有敗列國大戰二十有三而春秋書敗不書克者蓋不書克所以抑戰功書敗所以為天下戒燕廹

夷始通中國故稱人齊五年如紀今又戰於紀然則齊恃大迫小其罪已明故不書侵伐左氏謂宋多責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四國戰誤矣以其事與經所書逺戾故也

胡安國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子攷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説葢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

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天子下告方伯連帥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

紀人不度道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安國曰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恐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

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

謝湜曰鄭厲公不堪宋求背宋與魯故自武父盟後公與鄭師伐宋與鄭伯會紀戰今又會於曹

無氷

謝湜曰陽氣不歛而温故水不成氷

胡安國曰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辭曰

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於陵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氷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賔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氷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胡安國曰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謝湜曰來盟者彼來盟於我也蒞盟者我就盟於彼

也語鄭伯母弟史策所載不詳以意逆之蓋與齊侯使弟年同意

胡安國曰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吕祖謙曰此公孫之子以王父為氏者故杜注云其後為子人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謝湜曰御廩君親耕以奉粢盛之廩也御廩天禍而災之桓公之行不為神饗可知也嘗秋祭嘗不以秋非時也因災而嘗非孝也桓公不知感時念親以事祖考乃因廩災之變嘗禮興焉悽愴愛敬之心無復見矣春秋書八月書災嘗著其失禮之大也

胡安國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宫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

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程氏學曰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用也宋人為主乎伐鄭而用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也凡

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廼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之國大亂之道也他書以某師者倣此

謝湜曰伐鄭宋為之主其伐鄭假四國之兵而用之故書以以用也古者甲兵其數皆統於王非諸侯所得私用也故兵無妄舉而征伐之權一出於上諸侯私假私用則兵出不復有制矣宋人伐鄭書以罪其私用也此國私用之彼國私為之用其罪一也

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克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衞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春秋集義卷九

春秋集義卷十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程氏雜説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供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求字與求金求

賻義同葢命使以須之耳而特書曰求所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

謝湜曰四海之貢賦以供天子故天子有令而無求諸侯各專土地以為己有故求在天子施在諸侯

胡安國曰遣使須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以求利其國大夫必將有以求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以求利其身皇皇焉惟恐不足末至於簒弑奪攘則不猒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數度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謝湜曰天王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程頤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民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童恣行其不肖可知鄭伯突入於櫟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程氏雜說曰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故許叔因鄭亂而竊入於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伸正義於天王或求直於大國以反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廼竊入焉則許叔之非亦可知矣因亂竊入故難鄭伯突入於櫟按衛侯入於夷儀不名為其義未絕也惟突奪正而立於其奔故以名之以其於王法當絕則入於櫟書名為可知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

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没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澄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説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又曰春秋大居正如鄭昭公亦正矣然失國出奔則直書其名得國復歸則又絶其位厲公入櫟遂與其

爵而不貶何也已雖得正而無君德以居正或暗而不明或柔而不斷或疑忌而不寛則人得取而有之矣是故大居正者道之常春秋之正例也或與或奪者道之中春秋之變例也

吕祖謙曰此卷載鄭事稍詳見得莊公始末當莊公之初殺弟囚母雖是天下極惡縁其權謀智略有以掩之故不甚覺及其季年公子五争兵革不息病弊至此始露大抵人之一身於少壯時戕賊其血氣雖

有疾亦自可以支持及其老也血氣旣衰百病俱作如唐太宗初間內則肅清華夏外則滌蕩羌戎雖有殺兄戮弟閨門大惡亦緣貞觀之盛有以掩之故不甚見及一傳高宗百獘俱出學者切不可于一事二事上錯放過不理會雖其初未甚覺其後終不可掩也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謝湜曰祭仲專鄭伯欲去之而難發蕭牆故突出奔

而忽復歸鄭也突之嗣位已五年矣雖以祭仲之難出而國人有歸嚮之心然突進不以正王法所不容故出奔稱爵而復名忽狂狡無常内無君德可以保持外無威權可以自固雖以祭仲之援得歸而國人無君戴之心故復歸稱鄭世子而又名之忽鄭之世嫡也歸國止稱世子則忽已失其君位矣忽正也而國人違之突非正也而國人歸之故突之出奔也稱爵以示其有國稱名以示其當絶忽之復歸也稱世

子以示其當繼稱名以示其失國然則春秋惡突而咎忽其心於此見矣歸内辭入外辭復歸者言其已絶於國而復歸復入者言其已絶於國而復入忽稱歸則以忽失人心已絶於國故也

胡安國曰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者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猒辭也

許叔入於許

謝湜曰叔季弟之稱也故諸侯之弟稱叔季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許叔許莊公弟許不書滅以許叔存故也莊公之奔衛也許已屬鄭矣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許叔以鄭亂復有其國其返國稱入外之也莊公非以罪惡失國也特以大國為之難而已蓋未絶於國人也許叔上伸正義於王下求直於大國復莊公於位而相之以治國人許叔之義也今乃秉鄭

之亂幸君之危而竊有其國與盜而得之者亦奚以異哉故春秋書入而外之也

胡安國曰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廹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辭上告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翼除宗朝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於許入云者難辭也

公會齊侯於艾

謝湜曰齊襄公始與公會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謝湜曰朝君事下稱朝則上稱郳人牟人葛人三國之君也三國之君稱人貶之也方桓王之崩也當以臣子奔喪王室而乃連轂以朝簒逆惡之大也

胡安國曰三國來朝何以稱人外之也其外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

謝湜曰櫟鄭邑忽雖復歸衆所不保故突入於櫟人心所在則命令隨之命令所在則君道隨之矣故忽雖正雖在内稱世子突雖不正雖在外稱鄭伯人心在突不在忽故也突雖爵以其非正故稱名以世子在内故書入春秋之於突也出奔名之入櫟又名之惡其不正而始終罪之固已至矣然以忽無君道人心歸突故出奔稱鄭伯入櫟稱鄭伯然則突稱鄭伯乃以忽失君道而國人從突也觀春秋前書忽歸後

書突入而聖人所以罪忽而誅突責君道而存世嫡
其旨盡於此矣歸雖順於已絕則稱復歸入雖不順
於其未絕則不稱復入突不稱復入則以人心未絕
於突故也入櫟之後忽被弒不書忽君位已替故也
胡安國曰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
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
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
衞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

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於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袲伐鄭

謝湜曰先會而後伐故書地

胡安國曰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子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簒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於櫟日以強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簒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頥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謝湜曰自宋執祭仲鄭國君位失正公子爭國不已內外兵革不息然則鄭之禍皆宋莊公為之也

胡安國曰春正月會於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

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嚮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濃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法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頤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胡安國曰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違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程頤曰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謝湜曰惠公即位四歲四出兵前有害兄之逆後有勞民之暴其失國出奔也其罪已在所絶故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黄

謝湜曰左氏謂平齊紀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於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

謝湜曰穀丘之盟口血未乾二國戰於宋黄之盟口血未乾二國戰於奚然則信苟不足雖盟無益戰稱

及戰由我起故也主戰者公也不書公諱之也齊背
盟興師不道已明故不書侵伐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於蔡

程氏雜說曰蔡季自陳歸於蔡宋華元自晉歸於宋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於陳之類凡書所自之國者彼
國有奉焉而此因其力以濟之也均為有罪矣如蔡
季以桓侯之卒國人欲立之雖非王命假之力以歸
蓋與他歸者異矣故特書字以别焉

謝湜曰凡歸入書所自以見彼國出力為之助也其事善則同其善其事惡則同其惡其不禀王命其罪一也蔡季蔡桓侯弟桓侯之卒也國無世嗣蔡人欲得季以主社稷由是蔡季因陳力以返其國其返國稱歸内之也季之歸也内得國人之心為之導外得陳人之力為之援且又上知請命於王非若許叔背其君而入於許也非若齊小白以争奪入於齊也非若齊陽生以背逆入於齊也非若鄭伯突以奪正入

於櫟也可謂得安國家定社稷之義矣故春秋稱歸而內之也歸者順入者逆由許叔稱入蔡季稱歸觀之則春秋惡逆與順之心見矣

胡安國曰季字也歸順辭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逼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謝湜曰諸侯薨皆稱公本國臣子私謚而尊之也蔡侯爵封人之卒蔡季請謚於王故春秋因其本爵謚禮諸侯善其復正也然則諸侯稱公私謚也蔡桓公稱侯公謚也私謚稱公公謚稱侯舉一公謚而臣子追尊之失見矣觀蔡季請謚於王則季之返國葢有請命之心焉此春秋所以善之也

胡安國曰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葢蔡季之賢知請

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莽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俟傳失之矣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也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

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虚位禮之文也殁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朱熹曰書蔡桓侯只是文誤

及宋人衛人伐邾

謝湜曰二月盟八月伐桓不信如此何以治人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胡安國曰是年桓王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簒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於平州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歿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攄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

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歿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程氏學曰公以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卻有意蓋言及則主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謝湜曰濼之會夫人姜氏在焉醜之故獨稱公公之

始謀會於濼而已既而夫人又欲至齊公又從之而不能禁止也與者彼欲行而我從之也遂者彼欲行而我弗能制也春秋書與書遂罪其微弱也覩敝笱之刺則桓公不能御文姜可知矣女子以幽靜為德正位於内而已故女子預外事則専修外禮則敎馴致其欲必為大患文姜之弗率婦行也既與之出會於濼又與之出適於齊人君正家之道掃地盡矣女子一失防閑其亂有如此者然則閨門衽席之間可

不慎哉
胡安國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
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
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
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
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秉御為才
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

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

胡安國曰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於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朱熹語録或問魯君弑而書薨如何曰如晉史書趙盾弑其君齊史書崔杼弑其君魯却不然蓋恐是周

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謝湜曰公薨齊襄害之也書薨諱也書地以見齊惡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逆行背天逆爲害廟兵草歳興會盟數起閨閫侈縱而弗知禁鄰國凶暴而弗知察災興御廩而弗知省譴見上天而弗知懼棄身他國而弗知戒此桓公所以取齊之禍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謝湜曰賊在異國力不能討非臣子之罪也故書葬周衰諸侯不敬王室久矣獨桓公書月不書王者桓之行非特不敬王室也敗人倫滅天理王道於此絶矣故桓不書王者十四年雖然王者奉天所為而違之人也王之道天之理也天理未嘗絶於人心則王道未嘗絶於天下故十年十八年復書王十年數之終年也十八年桓之終年也二年書王所以存王法

十年十八年書王所以明王道然則王道非絕也所以絕於桓公者桓公自絕於王也故董子曰周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胡安國曰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穀梁子曰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桓公之讐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讐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於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春秋集義卷十

春秋集義卷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莊公

程頤曰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莊謚也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謝湜曰君父被難其位不得受之先君故不書即位

胡安國曰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無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無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又見綱領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胡騰蛟

謄錄監生臣陳際龍

春秋集義卷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莊公

程頤曰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莊謚也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謝湜曰君父被難其位不得受之先君故不書即位

胡安國曰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内無所承上無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内無所承上無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又見綱領中

謝湜曰桓公之禍齊襄為之也非文姜也然禍之發由文姜所致則文姜先君之首惡也魯國大義在所棄絶故於孫黜其姜氏以明為天吏者可得而誅也雖然文姜莊公之母也使文姜親謀肆逆則母恩於此絶矣然文姜不與逆謀其於莊公母子之恩未絶也母恩未絶則文姜吾君之母也君以為母則魯之臣子安得而絶之哉故於孫不奪其夫人以明魯國當以夫人待之也文姜之惡大義已在所絶矣惟魯

人緣莊公母子未絶之恩復有不可絶之義春秋緣恩義以明王法故既去姜氏復稱夫人孫退避之辭内諱奔故稱孫

胡安國曰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狥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於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

以大逆孔季彦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者即凡人爾方諸古義冝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出而弗返文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辭何取而聖人録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

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朱熹曰穀梁夫人孫於齊始人之也猶言始以人道治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於道若於言天人皆以為然則是吾受其名也臣子大受命謹其所受之名而已

夏單伯逆王姬

程氏雜說曰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以尊卑不敵不可以為主也必使其親之為諸侯者主之葢周之姻

禮以周公懿親為之主自此因以為常故魯常主之他公不書而獨莊公書者其他常事不書故也穀梁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夫莊公有父之喪其讐在齊義不可以共戴天天王不能為之誅而俾之主婚姻之禮天王之非可知也莊公在寢苫枕土之中其義爲不可受而使單伯逆於京師莊公之罪亦可知也知其不可而為之故為之築館於外也不書來逆而祇書歸者齊侯不可與

吾為禮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者亦猶是矣穀梁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

謝湜曰王將嫁女於齊故魯使單伯送之單伯命大夫故不名天子諸侯尊卑不敵故王姬下嫁使同姓諸侯主之周之先嘗以周公懿親為之主故魯國襲以為常

胡安國曰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桓

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程頤語録或問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如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矣如逆后恐無使諸侯為婚主之禮

謝湜曰齊有大惡於魯魯有大喪於國命魯為王室

主昏天王之失也外忘不共戴天之讐内忘寢苫枕土之戚莊公之失也然則王姬之適齊也王當以他國同姓為之主魯當以大義辭王命禮不可使而王使之義不可受而魯受之故王姬館禮失常而改館之變興矣王姬之至也館之於内禮也今乃築館於外者仇讐不可以相親衰麻不可以相接故也夫過不知而為其罪輕知而為之其罪大知禮之不可行於内而更為外館以待焉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

奉仇讐桒哀戚外王室惡之大者也一舉不謹而三大惡兼焉則改館之敗禮惟小損哉

胡安國曰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於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

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於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於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則可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於外不以為得禮而書之也

呂祖謙曰天子以女嫁於諸侯何以使魯主婚而不

自主蓋天子不當與諸侯為敵況魯是周之同姓乃使之主婚莊公之父既為齊所殺乃是讐人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而又主婚莊公築館於外非不知此理去不得乃至力弱不能自强告於天子以絶之方欲不從又恐為齊所侵伐所以顧利害只得從之大抵為人如此設辭作事最是害人寧是不知義理人一旦覺悟尚有改變時節穀梁謂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注謂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於宗廟

以俟迎又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館於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又曰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而不能以復讐為念前輩論之詳矣然又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婚義也而魯則畏齊之强而不敢絕欲與之主婚内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可絕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

底道理欲築王姬之館於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讐義不可與者未足為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避就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所以避就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捍頭目安可委曲安排避就使之兩不相妨至如伐郕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

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皆是要立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謝湜曰錫桓公命王以褒嘉之命追命而錫之也杜氏謂如今之哀榮是已背逆之人王法在所誅絶乃反生而來聘死而錫命逆天之大也來聘稱天王以明王者當若天道也錫命稱王以明周王弗克若天也憲天理物王之德也臣不能相之於始王不能若

之於終由是所為背天而天理不復見矣故王之賵錫桓公也始則名其宰終則去其天始名其宰者以宰不能相王於始也終去其天者以王不能若於天終也錫命稱王與王使榮叔歸含王使召伯會葬稱王同意

胡安國曰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

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非小惡也與莛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何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於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謝湜曰王姬下嫁必得賢君以為配齊襄禽獸其行豺狼其心人倫所共棄者也王室以女歸之王姬不得其歸見矣

胡安國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於齊故也逆於京師築館於外而不書歸於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於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謝湜曰齊將滅紀故遷其三邑而有之三邑之衆而齊師迫脅遷之齊人威力之盛可知也不書滅者方其遷時國未滅也然其國邑自是滅矣

胡安國曰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謝湜曰慶父莊公庶兄

胡安國曰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

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紀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蔿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意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謝湜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服大功故書卒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禮者稱情而為之文也親非姊妹而為之服其服非禮也齊吾之世讐也其始為之主其婚其終為之服其喪非孝也

胡安國曰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稱情而

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楊時曰齊人惡魯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詩序以刺文姜者蓋是詩齊人作也雖惡魯公不得不以文姜為主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其從如水言從之者順也許穆夫人思

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使魯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言從之者衆亦以見魯公之微弱也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盛矣其曰齊子發夕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

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

謝湜曰夫人出會亂之道也猗嗟刺莊公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於此見矣

胡安國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於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子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何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

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謝湜曰溺魯卿不氏未賜族衛專立公子黔牟溺會齊伐衛謀納朔也溺後不書卒不爲卿也春秋之初公子未有以族世官觀柔溺生不賜族死不書卒而先王任官擇賢其遺風見矣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讐而釋怨罪大矣况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謝湜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禮也王室以大喪赴諸侯諸侯畢會於周以奉臣子之職也周自東遷命令不行於邦國故平王崩不會葬桓王葬以七年其葬也武氏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

胡安國曰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葢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謝湜曰齊師一日遷紀三邑威力固可畏矣然國君

死社稷大夫死衆人臣之義也為紀季者率衆守邑効死勿去可也今乃齊兵未涉疆境而以紀之封邑外附於齊為臣如此何以責死義之忠哉春秋書以酅入齊罪之也入外辭酅非齊邑故書入

胡安國曰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

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復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辭也

呂祖謙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能全身遠害為宗社計固亦賢矣其與銜璧面縛者異矣

冬公次于滑

謝湜曰駐師於外曰次聖人愛民憂國故春秋不以

王事次舍於外皆書罪其非法也謀事而會要言而盟結好而朝報怨而伐諸侯罪已大矣其棄政勞民出入無度則又有避逅之遇遷延之次也書遷延之次而莊公怠荒之心基於此矣

胡安國曰榖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於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幷

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於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爾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春秋集義卷十一